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 女儿， 别再挂念爸爸妈妈

□李贞寅

2012年6月10日中午1点10分许,我正准备午休,电话铃突然响起,电话里传来女婿焦急的声音:“爸,李慧摔着了,叫她不应声!”我说:“赶紧打120!”他说:“打了,急救车还没到。”我放下电话,立即安排车辆和老伴直奔济南。

我和老伴赶到急诊室门口时,一位大夫开门出来对我说:“你女儿已经没法再抢救了,我们已抢救半个多小时了。”一时间,我和老伴泪流满面。

李慧是我的二女儿,1985年高中毕业,考入莱阳中医药学校,她说话办实事实在在,待人接物平和、可亲。一入学,班内推选班干部时,同学们都推举她当生活委员。她在平时完成自己学业的情况下,再挤出时间,分别收取全班同学的生活费,发放饭票。隔段时间,她把同学们对生活情况的意见汇总起来,反映给老师,让老师再反映给总务处,对食堂的饭菜进行改进。在校三年,她把全班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和好评。

女儿在学校学习期间,我虽在县委机关任职,但那时工资低,子女多,女儿深知家庭的境况,省吃俭用。吃饭时,她专拣便宜的买,平时很少花零钱,每学期给她带去的生活费及杂费,本来已计划好,刚够本学期花销,可学期结束回家时,所带去的费用还有结余。老伴忍不住劝女儿:“家庭再困难,也供得起你上学,饭菜别光拣便宜的买,身子是本钱,别把身子搞垮了!”

女儿毕业后,分配到济南市立儿童医院中药房工作,这样,她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工作中也有了用武之地。她在司药中,注意研究摸索每味中药的重量,努力做到“一抓准”。遇到处方中有“先煎后下”的(把药先用文煎熬几分钟后,再把另包的一味药或几味药放进药锅一块煎熬)或“包煎”的(在处方中,有单独要用纱布或专用药袋包装的药物)时,她总是对取药的人千叮咛万嘱咐:“后下”的药,等药煎熬几分钟后,再下,对“包煎”的她也是一告知煎熬方法。女儿常对我说:“凡有病吃药的,都想药到病除,如果煎熬方法不对,同样的药物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做一名中医师,就应该尽职尽责多为病人着想啊!”

女儿婆家地处泰安市的一个偏远农村。公爹于1994年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婆婆于1996年患脑梗阻,经治疗,留下后遗症,半身瘫痪,在家只靠两个没有结过婚的哥哥照顾。

婆婆的病情成了女儿的挂心事。每周休班,女儿都会带着治疗偏瘫的药物和婆婆爱吃的食品以及穿的衣服,去泰安看望她。女儿一到婆家,给婆婆换洗衣服,拆晒被褥,梳头、洗脸、洗脚,一刻不停地忙活着。

女儿婆家日子过得比较紧巴,房舍较陈旧,在婆婆得病的头两年里,女儿和女婿回家时只能住在一间储存粮食的低矮的屋子里,一到夏天,蚊子成群结队,他俩只好搬来干柴草,再到大门外薅点青蒿,点火生烟

## 逝者档案



●姓名:李慧  
●终年:48岁  
●籍贯: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小寺村  
●生前身份: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主管中药师

来驱蚊,一夜睡不上半宿觉。而冬天时,炕上只铺着一领光席、一床被子,连床褥子都没有。女儿回来曾给我说:“冬天夜里在婆家冻得一个劲地打牙巴骨。”即使这样,只要放假,女儿仍然带上大包小包东西去看望婆婆。她的同事、朋友都劝她,何必这么辛苦自己,不回去不行吗?女儿却说:“咱年纪轻轻的,受点苦,挨点冻不算什么,只要婆婆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济南一泰安,女儿这“南征北战”的生活一直过了11个年头。

女儿孝敬公婆人见人夸,对我和老伴亦是孝敬有加。女儿每次来长清看望我们,总是考虑我们需要什么,都给我们带来。前些日子,她得知南方出产的荔枝在济南上市了,赶忙批了一箱,给我们送来。她边扒着鲜荔枝一个一个地往我和老伴嘴里送,边说:“最早上市的荔枝核小、肉厚、汁多、甘甜。”我说:“才上市的荔枝价钱太贵!”女儿说:“你们能吃上,咱不管它贵贱,各种水果咱先尝鲜,俗话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嘛!”

老伴牙口不好,女儿来看我们时,把那些她母亲咬不动的花生米、核桃仁之类的,用砸蒜用的蒜窝子砸碎,盛到碗里,一勺一勺地往老伴嘴里送。

为了让老伴吃上苹果,女儿把苹果洗净,用水果刀削成小薄片,用牙签叉着给老伴吃。

乐陵小枣一上市,女儿拣着又脆又甜的买了送来。市场上没有鲜枣了,就买来大红干枣。她嘱咐我们说:“老年人每天吃几个枣,能强身补肾,别忘

了吃。”

我和老伴的衣服,一年四季,不等换季,女儿就根据我们的体形到商店买了送来。女儿买的服装,有时老伴嫌花色太显眼,女儿就开导她说:“现在老年人都时兴穿大红大绿的,老要张狂少要板嘛!您穿上试试,准不难看。”老伴穿上一试还真满意!

老伴从小生长在山区农村,年轻时喜欢穿自己做的布鞋,鞋底和鞋帮都硬邦邦的,对脚有点束缚。可上了年纪,脚略有变形。女儿了解老伴穿鞋的习惯,买来的皮鞋、布鞋、凉鞋都宽松舒适,她说:“人上了年纪脚吃不

了亏。我给您买的鞋,走起路来保准舒服!”

今年初春,老伴的心脏病复发了,住进了长清区人民医院。女儿知道后,立即调班,来医院伺候老伴。老伴在输液期间,女儿给她妈喂水喂饭。女儿说:“老人家光在床上躺着也会觉得累。”她给她妈摇起病床,又是按摩肩膀,又是按摩腿,不停地给她妈推推这里,揉揉那里。

女儿那个勤快劲,我和老伴永远也忘不了。她每次来看我们,总是不停地干这干那。她看到抽油烟机该清洗了,就拿来清洗剂清洗,见到我们穿的衣服脏了,就让我们换下来,洗好,叠好,存放整齐。她每次来,都要帮老伴洗洗澡,搓搓背。洗完澡,她再给老伴剪剪指甲。她总说:“妈,你的脚指甲长了时,等我来了给你剪,你眼花了,自己剪容易剪破,造成脚趾感染。”

我爱给《齐鲁晚报》写点文章。济南市售报点卖报时间早,每次女儿一见到我的文章见报,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告诉我:“爸,您写的文章发表了,我给您买了报纸,回家时给您带去,好剪贴存档。”

前些日子,女儿休班来看望我们,看到我的手机按键大小,用起来很不方便,就对我说:“爸,您的手机不适合老年人使用,我给你买部老年人手机。”第二次女儿休班时,给我买来一部彩色大屏幕的、按键大的手机,还对我说:“爸,我先教给您简单的使用方法,下次来,我再教给您各种功能如何使用。”女儿啊,我盼你下次来教我手机的全部功能,谁知却从此天人永隔……

写下这些文字,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擦湿了几块手绢。女儿若在世,看到我如此悲伤,准会夺去我手中的笔,说:“爸,别再伤感了!”

女儿,不行啊!我几次想停笔,想隔段时间再写吧!可是,女儿孝敬父母的场景,时时在我的脑海里展现,我强行抹都抹不掉啊!

女儿怎么能知道,她走的那天夜里,我和老伴一夜未眠。我哭,老伴哭,我们的泪水哭干了,眼睛哭肿了,老伴哭着说:“咱怎么这么没福啊,一个这么听话、孝顺的女儿走了!”我强忍着悲痛劝老伴说:“别再哭了,咱们这样难过,女儿在天堂也放心不下啊!”

女儿,别再挂念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愿你一路走好!

女儿,你安息吧!

## 剃度青春

□张维肖

我们的青春,诚然是无拘无束、自由烂漫的,没有年少不轻狂,没有青春不荒唐。

青春是处在人生早期最美的一段似水年华,这年华如诗,尽管韵味还不很分明,对仗还稍显青涩,但每一行都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中的我们,或麻木空虚或踌躇满志,或激进叛逆或不可理喻,或器宇轩昂或笑靥如花……

我们学会了质疑,质疑师长,质疑父母,质疑教科书,质疑世界——我们哪知孰对孰错并非分明,只得以尚未完全睁开仍带混沌的眸子慢慢地观察,以不成熟不周全的心慢慢地思考……

可是曾几何时,那份本是代表着成长的质疑变了味道,那份质疑的答案黯淡了少时阳光。

陌上谁家年少,早非无邪?我们开始叛逆开始顶撞,开始从认为自己是美好独特的变成认为自己是“遗世独立”的,我们的笔墨开始为少年愁无病呻吟……那花花世界的某些暗暗注定地也是不可避免地染了我们曾经拥有的垂髫时的无邪。

且看身边,挂名为奋斗实则勾心斗角的尖子生人情淡薄,老师的教导从苦口婆心到近似狰狞,一对对过早发誓山盟的学生鸳鸯模糊了目标与理想,终究也无几对几步入婚姻,追求某作家书中的奢华名牌并有模有样地在书包上挂个“PRADA小熊”的虚荣者,用美瞳脂粉武装起青春真实的颜色,想以此宣告自己成熟的肤浅者……

## 志愿

□孙道荣

经过反复考量,儿子最终作出了选择,填报了某大学的物理学专业。

儿子高考成绩高出一本线58分,虽然不是特别理想,但以这个成绩,完全可以填报一所更好的大学,也可以选择同等学校的一个热门专业,将来就业前景光明。

但是,儿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某大学,选择了几乎没人填报的物理学专业。儿子说,这是他从几十所大学里挑选出来的。很多大学,压根没有物理学专业了,或者开设的都是应用物理,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专业,少之又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能上什么大学,主要是高考成绩决定的,而选择什么样的专业,考生却有很大的自主权。早在高考之前,身为家长,我们就参加了很多场志愿填报的讲座。专家们翻来覆去谈得最多的,就是专业和就业的关系,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都是目前就业前景比较看好的。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理科排名前十的热门专业分别是电子信息科学、经济学、计算机、法律、工商管理、金融、生物、英语、医学和行政管理,而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和物理等,都成了少问津的冷门专业。

热的理由很简单,将来好找工作,待遇也不错;冷的原因也很简单,就业会非常难,甚至找不到工作。得知儿子填报的是物理学专业后,很多亲戚朋友都明确表示反对,连他的班主任老师都吃惊地打来电话,希望儿子再斟酌斟酌,因为以他的经验,物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考公务员没有丝毫优势,企业也不需要,因为不是师范类,连中学物理老师的职位,都很难谋得。

前景确实一点也不乐观。我们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再次分析了选择物理学专业的“后果”:大

花花绿绿的杂念,停滞了我们逐梦的脚步,冰凉了我们奋斗的热血,甚至还让我们乐在其中……

直到一阵风吹过,吹乱红的绿的,许多年后才发现竟是一种颜色。

歌曲《老男孩》唱着这样的惋惜:“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古时杜秋娘有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的青春太短暂太珍贵,怎可被那邪念杂念不净之念扰乱?

这些青春中的邪念杂念不净之念,客观存在,我们为何不能剃度一下?

有广告语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如今我说:剃度一下,青春年少。

剃度青春,削去那些无病呻吟的少年愁,削去那些没有资本的炫耀带来的骄傲怠慢,让杂念邪念不净之念远离我们金子般的如诗年华。

我们想要保留的无邪美好,想要保留的执着与倔强,想要保留的热血与朝气,和必须经历的痛苦挣扎迷惘是依存的——它们无法在青春中单独存活,但我们却可以对其做出取舍。

活着,是一场修行。在青春中取舍,艰难一如皈依佛门斩断杂念的剃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修行会事半功倍,未来无限大的可能与成功在等着我们到来,轻轻地说一句:“我等你好久了……”

剃度一下,青春年少。

学四年的学习会很枯燥;基础学科应用性不够,将来很难找工作;选择物理专业作为自己的兴趣,意味着可能得一辈子坐冷板凳,要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儿子说,这些他都慎重考虑过了,但他就是特别热爱物理,他不希望只是为了将来找一个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而去上大学,他的梦想是将来做科学研究,力争在物理学上有所突破。

为了增强说服力,儿子安慰我们说,他有两个同学,原来也都是学校物理兴趣小组的,他们早就商量好了,一起选择物理专业,继续自己的梦想。儿子还拨通了他们的电话,以确认他们最终的选择和他一样。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却给了儿子当头一棒,一个同学在父母的压力下,最后被迫选择了自动化专业,专业性、实用性很强,将来可以轻松找到工作;另一个同学则选择了金融专业,因为他的父母在金融系统有比较好的人脉。放下电话,儿子幽怨地说,人各有志,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怪他们,但我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和梦想。

我们选择无条件地支持儿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儿子不久就会跨进那所大学,走进他心目中神圣的物理学殿堂。今天的选择,也许将注定孩子一生的道路,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一条艰辛而落寞的道路,但这也是通往他从小就埋下的那颗梦想种子的道路。

这是一个有点浮躁、急功近利的时代,在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之后,孩子们在父母和社会的推动下,又蜂拥着挤向一座座新的独木桥。我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为此欣慰,在任何时候,总得有人愿意坐冷板凳,做一些基础工作。

没错,人各有志,也各有支撑和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途径和力量。

投稿信箱:www.3207@163.com

人间